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五　　刑部尚書徐學海撰

喪儀節十八

廬室

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　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

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以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塊塩也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翦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鄉開户翦去户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竪柱施梁乃夾户旁之屏也寢有席者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舍外寢于中門之外者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

下壘墼為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者謂兩下為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閻傳云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

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注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疏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苫枕凷者謂寢臥於苫頭枕於凷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襢之者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注不於顯者不塗見面疏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避風寒不於顯者言不塗廬外顯處大夫士既葬得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疏庶子既非喪主不欲人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疏不與人居者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黝謂治堊室之地堊謂塗堊室之牆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釋宮文

方慤曰黝堊蓋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吳澄曰上言期謂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下言期謂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皆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注歸謂歸夫家也　疏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凡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疏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仍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

朱子語類或問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賤婦喪母既葬卒哭而歸某案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若既葬而歸乃婦人為祖父母及兄弟之為父後者爾某令反終其月數而後歸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世人

在母家或彼此有所不便不能待練又如之何朱子曰補填猶今之追服意亦近厚其有不便居母家而歸者變其居處飲食可也衣服尤不可不變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疏注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采地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聞君喪而來服至小祥卒哭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惟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練及卒

既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

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也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

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

疏大夫恩深禄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也邑宰之士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若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案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此經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故也若朝廷之士俱服斬衰知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宫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

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居廬也

應鏞曰士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序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後也鄭氏謂士分而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内固有去國猶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次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

見乎母也不入門注以時事見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　疏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陳澔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堊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方慤曰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注苄今之蒲苹　疏謂以蒲苹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内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

陸佃曰此期而有席喪服傳既虞寢有席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天子虞祭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

乾學案儀禮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此乃言

小祥寢有席所以來陸氏之疑然儀禮明條士喪禮安得謂尊者之制意者此條寢有席句原在苄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歟不然則兩書必有一誤不可無陸氏之疑也

問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疏憂謂親有病側猶獨也

獨席謂獨坐不舒他而席憂不在接人故也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授醴是側猶特也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乃有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有喪者坐無容故專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吕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為特以專為單既無所據而以側為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側也

胡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注 廬倚廬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疏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為一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授廬舍者總諸臣而辨其親疏貴賤之居異也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堊室一邊之義爾

史浩曰禁殽亂而別嫌疑也

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注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

外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　疏世子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

通典並有父母之喪練曰居廬堊室議晉荀訥云世人有向曙毀廬作堊室祭畢居堊室見客者或有於廬前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宋庾蔚之謂前喪既期應毀廬爲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堊室自是寢處之所今雖以廬堊室爲喪位然自異於衰絰矣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既爲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要當有時還本親哭臨其本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爲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堊室歸來處之否荀答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兄弟廬次作堊室歸可設哭位而已　宋庾蔚之謂今以堊室爲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堊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别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喪之弔

虞喜云若父死未殯服祖但期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

宋庾蔚之謂父亡未殯同之乎存是父為傳重正主

已攝行事事無所闕何謂無倚廬乎廬孝子之所寢處

不關於主闕之何嫌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應別開門更

立廬否范宣答曰承適居諸父之上一身為兩喪之主

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居

堊室　宋庾蔚之謂如范說亦應還毀堊室立廬在諸

父堊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堊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謂宜別室為廬兼主二喪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禄喪庭應有廬邪周續之荅禮之倚廬在東墻下蓋是寢苫枕凷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宫於光禄喪庭若賓客饋奠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世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邪

父喪內祖亡立二廬議宋庾蔚之曰父喪內祖亡則應兼主二喪今世以廬爲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爲父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爲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所

宋書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

開元禮將成服掌事者預爲廬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苫凷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五品以上宮之齊衰於廬南累墼為堊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父凡不次於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為廬次堊室祖為適孫居堊室寢有牀皆南面西出戶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大功於堊室之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緦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後施下牀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卒哭前一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小祥前一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大祥

前一夕除堊室張帷禫而復寢品官士庶同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適婦不為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堊室之屬

聶崇義三禮圖說案唐大歷年中有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及堊室幕次序列次第云設廬次于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六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衰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凷其廬南為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為木枕室南為大功幕次次中施蒲席次南又為小功緦麻次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其

為母與父同為繼母慈母不居廬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準母其堊室及墓次不必每人為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廂之下

陳祥道禮書堊室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堊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曰外寢堊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堊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堊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墍屋下則其屋兩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墍則既祥堊矣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或曰父喪既祥而母亡適居父喪而祖父母亡適居祖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經者包重者特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堊室立廬是包輕也適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

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歠粥立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為人後者為父母不杖則堊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子父在為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說不必為殯也則聞喪而不得奔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倚廬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旣夕謂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之外自漢以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

堂東廊下近南承漢禮者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先儒曰諸子各就廬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苫亂葛洪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説誤也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户廬北户柱楣西户塗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與大夫皆宫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立於既歛先儒曰歛之明日成服而立廬既於既練寢苫枕凷不脫絰帶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制婦人不為廬設次西房若殯堂後施下牀坐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政和禮品官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為廬次於殯堂東

廊下近南北户設苫凷於內期親於廬南累墼為堊室倶北户翦蒲為席不緣大功於堊室之南張帷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或別室　庶人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為廬次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户設苫凷一廬諸子各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或別室既虞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裏塗外不塗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大祥前一夕除堊室張帷

司馬氏書儀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既虞寢有席枕木二十七月除服而復寢齊衰寢有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可以歸其家猶居宿於外三月而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内别室或居殯側雖斬衰不寢苫但徹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可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案楊垂喪服圖式非富家大第不能備此禮故擇朴陋之室不丹雘黝堊者居之斬衰居一室齊衰居一室可也若大寒大暑雨濕

敗紬其羸疾之人有不能堪者聽施簟席白氊布褥白幬帳可也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軻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故男子無事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也

朱子家禮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既虞寢席枕木大祥復寢

朱子語類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　又問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小功緦無文其義安在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　又答諒闇云翦屏柱楣是兩事翦屏者初時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架起其簷令稍高可作戶也來諭於柱楣之下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

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誤矣諒陰諒闇未詳古制不敢臆說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也

滕文公五月居廬之驗天子亦須如此

乾學案明會典大斂之後但言喪主以下各歸喪次而不言喪次之制若何至卒哭後言寢席枕木大祥後言復寢而小祥時則無所言其前後疎畧至此當時禮官之不學亦可見矣

呂枏禮問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殯居墓曰始死有居殯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達之天下則居廬也庶人何以不廬庶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闇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禮之或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倚廬中施白縑帳褥

素牀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闇晉杜預之議也

寢苫枕凷哀親之在土也苫何以謂之土曰弗褥弗薦則土矣然猶苦焉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即病也寢不脫絰帶絰帶不脫況衰裳乎衰裳不脫況衰衣乎故期年之內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知浴

呂坤四禮疑次中門遠於死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殯側情乎理乎　中門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孫親于中堂何共為已重而為親薄之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殯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而男而

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乎近世人子枕塊於柩旁最為得之

喪次

喪大記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疏喪既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

喪服小記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 疏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無事不辟廟門 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 哭皆於其次 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 疏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唯朝夕

哭入門内即位爾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兾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檀弓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疏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門東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旣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

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適婦不為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堊室之屬也

喪位

奔喪凡為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存乎是

張子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剝

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　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諸侯在他國為位而哭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凡為位者壹袒注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

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

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原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注位謂以親疏序列哭也委巷街里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娣姒婦有小功服者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

疏曾子以哭小功之喪當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委巷之禮言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又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為娣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昆弟言思亦

然

張子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爲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爲位哀甚也

方慤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爲之位焉迨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禮或起於委巷則有小功不爲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則知小功之不爲位尤爲非矣

馬晞孟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者所以篤兄弟内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爲娣姒之恩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

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爲内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爲娣姒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爲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爲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吳澄曰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爲位況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爲位乎爲嫂無服而其妻爲娣姒婦則有服爲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爲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哭於後也

擯相

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疏沽麤略也孝子喪親悲

徒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麄略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　疏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辭為尊故擯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東野語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為是因考其説於此與識者訂之檀弓鄭氏注曰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河上公注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取其反吉也老子又云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注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凶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

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案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同車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案古人主當阼以右為尊而避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為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考張平子賦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人亦右之天子所左寡人亦左之則以右為尊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注疏見四十五卷下擴條

方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固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不亦甚乎

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注亦記失禮所由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司馬氏書儀護喪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為之凡喪事皆禀焉

朱子家禮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

丘濬家禮儀節立相禮案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相杜橋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麄略則喪必有

相也久矣況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鄰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乾學案古人於喪事必有相禮之人是以禮儀無失孝子得致其情文而無憾也蓋先王因人情以制禮而人子之於親喪也創巨痛深其禮儀亦曲折繁重平時又不豫凶事茍非深明於禮意者其孰能行之檀弓言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

佐喪事曰相禮節須人相導也儐與擯同以
身儐侑亦贊導意也於時孝子悲迷必延致
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其人既稱知禮
當思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有不得辭者
矣至若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以其師是至聖大賢直欲備舉前
代之制以章明志識是豈常人所能任哉後
世遭喪之家孝子在荒忽迷瞀之中不能一

一如禮而其時之戚友又未必有素諳喪禮之人即欲令為擯相而不可得以故未能力行先王之制茍且從俗而不得以自盡也然則令人遭喪者惡可以無相之惡可不廣求知禮之人以為相乎　又案周禮諸官凡天子遭喪及天子弔臨臣下多有相禮之人因已見職掌中故不重載

祝

周禮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王弔則與巫前注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疏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撿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衆祝即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

士喪禮祝淅米于堂 注 祝夏祝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注 商祝祝習商禮者 疏 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為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其間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惟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於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疏 宗謂宗人祝謂太祝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辨曉死喪擯相之

禮故在主人後

陳祥道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之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

方慤曰宗廟之禮主乎敬而敬之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

郊特牲祝將命也

疏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

方慤曰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此主祭言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慈非將命乎

讀禮通考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表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傑

讀禮通考卷五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十九

神帛

許慎五經異義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鄭之說同

鄭康成儀禮注曾子問曰大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

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賈疏祔須得祖之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無木主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為主命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

乾學案此乃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條之注

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見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注中

賈公彥明日以其班祔疏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

神

司馬氏書儀魂帛結白絹爲之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置魂帛於倚上設香爐杯注酒果於卓子上是爲靈座倚銘旌於倚左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俟葬畢有祠版則埋魂帛潔地

注士喪禮有重開元禮及今國家亦用之士民之家未嘗識也皆用魂帛魂帛亦主道也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今且從俗貴其簡易然世俗或用冠帽衣屨裝飾如人狀此鄙俚不可從俗也

朱子家禮置靈座設魂帛

魂帛以白絹爲之

丘濬曰案魂帛之制本注引温公説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結白絹為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卷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為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重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俱可

王廷相魂帛説書儀未葬而以魂帛依神何謂也曰此鄭氏之説而温公因之也鄭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曽子問主命之義以為可用幣帛考之記葢謂天子諸侯傳繼未及六世無毀廟之主在廟之主又不可以行故將行師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之廟裁之以行如受祖禰之命以出也故孔子曰主命今大夫士之主將以依神乎抑將以像受命乎其不相類之甚矣安可以幣代况幣置於廟

則祖禰無別考妣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并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卽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毀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為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日主立於既虞之後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為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承示齊家寶要中有云既含襲乃置靈座設魂帛案古人始死刊木懸焉名之曰重蓋既有柩更有木用以依神故曰重也後世以魂帛代重其名不雅稱第從來俗尚豈能遽違考溫公說止云用束帛朱子則云結白絹為之今世所行儀節因謂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

垂其餘為兩足有似人形更俚鄙不堪道矣不得已從束帛猶可也

乾學案古禮無神帛之説自許鄭誤以大夫士無木主遂謂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自魏晉迄唐宋士大夫守許鄭之説皆不敢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之以祠版究未嘗盡用神帛之制亦可見神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為

木主之式而朱子家禮因之則大夫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用神帛矣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為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為二矣然神帛設於既虞之後魂帛設於未葬之前則朱子之魂帛非即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即有木主則祠版可廢既有畫像則魂帛亦可廢儻謂魂帛所以代重而不可廢則古禮之廢於後世

者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須設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既用畫像而復用魂帛將使我祖考之神依於畫像乎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毋寧畫像之為愈也

神主

檀弓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注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主

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疏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所以依神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人虞而作主重則徹去而埋之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埋而不縣於廟為異也案士喪禮事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祏主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去顯考乃埋之者謂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也顯考謂高祖也其主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左道也若虞主亦埋之於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柩將出則

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方慤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疏措置也祔而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

出廟入廟必蹕注蹕止行也老耼云疏遷廟主行者皇氏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卒哭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者謂從太祖廟而還入己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中則不須蹕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

之閒乃出益貴命也 疏鄭云脯醢禮神者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用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

注杜子春云匰器名主謂木主也　疏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匰器即退也

春秋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闇以規杜過未為得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注過葬十月故曰非禮曰不時 疏釋例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小詳耳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為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公羊傳文公二年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注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麄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云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麄觕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注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堂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據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孔穎達檀弓疏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

劉敞曰公羊謂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惰緩不作主爾何以知其欲久喪

家鉉翁曰魯文公惰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蓋是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之有所馮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仍特祭於寢終喪祫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有不待考而知者緣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又妄欲以兄弟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

知所祔故也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明年大事太廟遂躋僖於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於作主乃逆祀之端爾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為也為僖公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立主喪主於虞注其主用桑吉主於練注期而小祥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注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禮親過高祖則毁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

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亘記異聞爾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對鄭厲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函言已世為宗廟守臣　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

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

君 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 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

哀公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 注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注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注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 注平陽門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 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為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姞姓爾孔氏仕於衛朝

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

公羊傳叔弓卒去樂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漢書禮儀志既復土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數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

寸上林給栗木長
安祠廟作神主

許慎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故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　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荅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

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菆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荅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鄭玄祭法篇注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

孔穎達疏云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始有主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太祖即是大夫之始祖既有始祖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始祖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不禘祫無主者

唯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

鄭氏無駁從許義也

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案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陳祥道曰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後為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先儒謂大夫士無主以幣告夫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徐邈清河王懌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鄭康成許慎謂大夫士無主爾

汪琬曰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為有主一以為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

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觧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此不根之詞以臆剏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為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祏之舉以為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案重鑿木為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脩短宜略與重彷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萬斯大曰喪禮不言作主而虞禮及特牲少牢二禮皆有尸無主先儒因謂主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不得有主案檀弓曰重主道也周主重徹焉夫主所以依神重有主道者以始死未作主而依神於重有主之道也重既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則主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矣蓋人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而死者游魂為變不可使之無歸故復刋木以依神既尸柩言有重見之義故名之曰重既葬則尸柩不見重之為重於義無歸故既虞則埋重作主所以名為主者以死者之神主於此生者奉以祭嘗亦主於此也左傳云祔而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蓋作主本為祔廟而其作則在虞時故二傳異文而同實在二傳雖指君禮言然大夫士之作主亦即此可見然則特牲少牢何以不言主主在則祖考之神即在祭時則立尸象神以行獻酬而無事於主故文不之及乃謂大夫士無主豈知禮義者哉

乾學案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者乎若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遂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王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斷大夫士之無主乎至束帛依神結茅為菆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因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為祠版或為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

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為用當主為是神坐之榜題謨荅今代有祠板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

理刮拭之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裹盛如舊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

檢封曰

祭板

藏主制周制公羊説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魏代或問髙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説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别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

也東嚮以南為上

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𥩟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

循又案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牖壁𥩟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𥩟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窻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案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餘薦𥩟文不備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

又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邪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內易置

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循荅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禮宜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坐位臨加冊謚而並易以新主則故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　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毁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韋玄成

等以毁主瘗於園魏朝議曰應埋兩階閒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毁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案賀循與王導書云世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王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刁協案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奏王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愼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

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生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

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通典大唐之制主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上下四分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

匱底葢俱方底自下而上葢從上而下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唐書禮樂志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

通典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毁謹案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毁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案晉博士范宣欲别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

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令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祗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弘詔從之

開元禮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諸廟之主藏于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藏于祖廟象有凶事聚也

司馬氏書儀以桑木為祠版自注云鄭康成以為卿大夫士無神主大夫束帛依

神士結茅為蕞徐邈以為公羊大夫聞居之義攝主而往重主道也埋重而立主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為今世有祠版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令士大夫家亦有用祠版者而長及博厚不能盡如荀氏之制題云某官府君之神座某封邑夫人郡縣君某氏之神座續加封贈則先告以貼黄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神座版下有趺韜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為一匣今從之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為之

二程全書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産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

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庶母亦當為主又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益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張子全書重主道也既葬然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死設為重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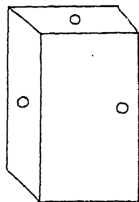
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葭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為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直及其既作主即不用直

蒲道源閒居叢稿有義起而因時制宜者如父在妻亡而有子而主祭者父也夫祭妻亦禮也題其主則如之何西軒王先生以宗子之法斷之俾題曰亡室某氏冡婦某氏神主祭則使其夫若子奉父祖之命而祭之

陳祥道禮書神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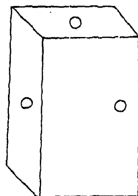
虞主主制不一今從何休之說

何休公羊傳注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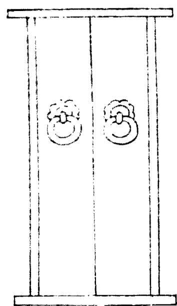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祏宗廟中藏主祏室孔穎達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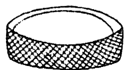


吉主 練主用栗刻而諡之以辨昭穆

匰

司巫祭祀共匰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彦曰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匰器即退摯虞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然則匰笥類也





陳祥道曰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

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别為石埳非禮意也案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

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掐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掐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家禮神主式

伊川神主式說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

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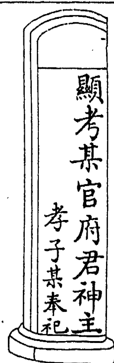
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二寸并趺高一尺八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號如處士秀才行如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

尺式

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牆外）外改中不改

丘濬曰案家禮神主制度本伊川說而無尺式後人以潘時舉所得司馬家二尺式圖於卷首其一三司布帛尺一即周尺也近時書肆刻附注等書以板本短狹之故而所畫之尺亦隨之而短雖其旁書曰當今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令世之人豈識三司尺為何等尺哉唯鄭霖所刻家禮今本在南監者橫書尺式最為得體但亦無所準則今以武林應氏圖及以貨泉錢較定周尺而準以今之鈔尺使作主者有所據依云朱子曰得二書為據足矣故凡南軒家所刻及建本吳門官本言學禮器圖本一切削去惟據周尺為則云

神主全式



作主制度

身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首削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頷從上量下寸橫勒其前入身深四分為頷判開其下分陷中於頷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為陷中竅於本身兩側旁鑽兩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離趺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寸安在頷下

合式前合於後身納於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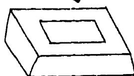
神主分式

顯考某官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竅　竅

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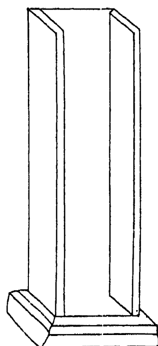
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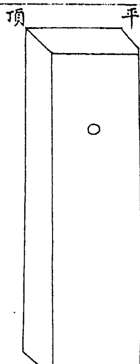


植立仍高一尺二寸　案既有伊川之說而又申之者文之以淺易之言使人易曉也

趺　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

座案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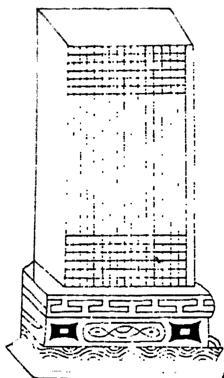
座蓋制度

案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於趺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面頂俱虛趺之四邊各寬於板少許令可蓋

蓋亦以薄板為之四片相合有頂可以罩趺上板惟前面留一圓竅俱飾以黑漆古以帛縫如斗帳麿主西方板為頂韜其主置於座中然後加蓋今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藏主櫝式

平頂四直



前作兩窻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家禮儀節丘濬曰祠堂本草下止云為四龕每龕内置一卓子其上置櫝龕外各垂小簾無有韜藉之說其說蓋出温公書儀朱子雖已不取然今人家往往遵之故仍列圖於前而此復為櫝式有力者如制為之亦無不可

朱子語類問程先生主式與古今家祭禮所說長短不同所謂古尺將今尺七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様較之今尺不止七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是今誰尺朱子答曰適於二書高低雖有不同然只要見式様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為准也省尺乃是周尺温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是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問程先生神主式尺法注云當省尺七寸五分弱覺太短狹舜弢云程沙隨尺與今尺相近曾問先生以為極當尺法已失不若以人身為度而鄭氏注苴經大搤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則沙隨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取沙隨尺法何意績約沙隨尺比古尺止得六寸許朱子答曰尺樣温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程沙隨之說據之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長一

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案他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為文故徐潤云又案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後人誤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濶於正面决無此理當以集禮為正　又問主式祠版朱子荅曰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未見諸侯之制如何若以為疑則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

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制有誤字爾士大夫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　朱子答影堂祠版之問云古禮廟無二主欲祖考之精神萃聚焉故不可以有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越在他國則以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世主祭者遊宦立朝非古人越在

他國之比則當以其田禄修其薦享不得同於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酌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下使宗子得以田禄薦享祖宗宜亦歆之所謂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但支子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從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

朱子曰士人神主但依伊川說而勿陷中及二片

又問重朱子答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温公之說亦合時宜不必過泥古禮也　又問子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祭於何所朱子答云今法五服年月篇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但謂之母若避適母則止稱亡母不稱妣也　竇文卿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朱子曰旁注施於尊者其他不必　問亡妻神

主可題其子之名奉祀否朱子答曰不題奉祀者之名為得　朱子曰妻喪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子婦須作子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于靈座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四斤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　直卿問神主

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温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　又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君

何基荅莊行之問主式若主式古無傳只安昌公荀氏始有祠版而温公因之然字已舛訛分寸不中度

難於據從程子始創為定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闊一寸長六寸朱文公又云當深四方若亡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溫公儀貂以囊考紫紕緋者亦是以意裁之見小祥篇首所謂府君夫人則自漢以來為尊神之通稱文公說漢人碑已如此云

金史貞祐四年禮官言遷廟事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為闔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訖帝主居左覆以黃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黼扆以紙木為筐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繡金斧五十四裏以紅綃覆於屏上其半無文

者垂於其後置北牖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莞筵粉純以藺為席緣以紅羅以白繡蕙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絹裏之每位二繅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為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綃裏之每位二在莞上次席黻純以輕筠為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綃繡織色斧裏以紅綃每位二在繅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一尺以虎皮為褥有緼以紅羅繡金色斧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

於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褥夏秋享則用桃支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於纁席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於纁上遷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設曲几后設直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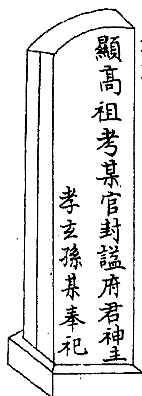
元史神主之制至元三年始命太保劉秉忠考古制為之高一尺二寸上頂圜徑二寸八分四廟各剡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徑九分以光漆題尊謚於背

上匱趺底葢俱方底自下而上葢從上而下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准元祐古尺圖主及匱趺皆用栗木匱趺並用玄漆設祏室以安奉帝主用曲几黄羅帕覆之后主用直几紅羅帕覆之祏室每室紅錦厚褥一紫錦薄褥一黄羅複帳一龜背紅簾一緣以黄羅帶飾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國師奉旨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亦號神主設大榻金椅位置祏室前帝位于右后位于左題號其面籠以銷金絳紗其制如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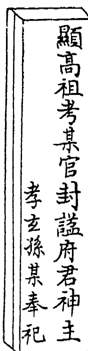
至元十二年檢討張譏呈昔者因修太廟奉遷金牌位于餟幕殿設以金椅其栗主却與舊主牌位各貯廂内安置金椅下禮有非宜今擬合以金牌位遷于八室内其祏室栗主宜用綵輿遷納舊主并牌位安置于箱為宜

明會典神主式

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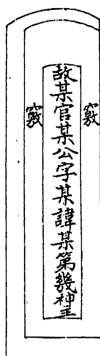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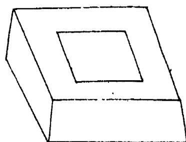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今止用顯字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



連額三分之二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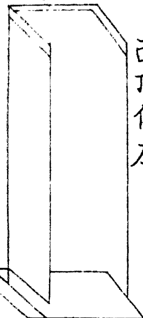
木主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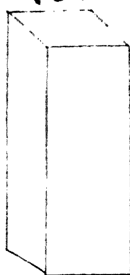


方四寸厚寸二分

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一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一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賜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廟牆外改中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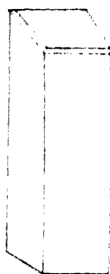
櫝韜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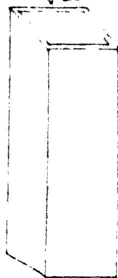


古尺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宋省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神主用周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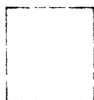
韜縫式



韜全式



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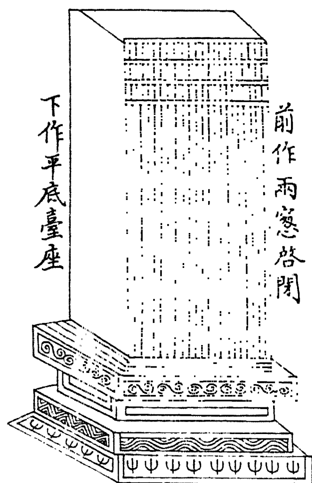


式如斗帳合縫居後之中稍留其末頂用薄板自上下韜之與主身齊

方闊與櫝內同疊布加厚裹之以帛考紫妣緋囊亦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櫝式



尺式

古尺

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周尺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尺

三司布帛尺

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

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

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張孚敬議尊謚禮儀內一條云粉主用水不用油者夫神主至重貴質一成而不可易故水無他飾用水粉亦庶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旁注如用油便應用刮削非所以示安重也與神位不同若神位可裝飾也

呂坤四禮疑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誣也僭也孝子不誣親聖人不誨僭　家禮有家之禮非家家之禮也生有爵死而稱於廟不沒其實也爵不一等舉府君孺人例其餘爾庶人止宜稱顯考某字行幾顯妣某氏行幾神主為是何必竊名器以自重哉又案伊川製主式士庶不用益知府君孺人非士庶之通稱矣　又主無式式自程氏取義亦精而尺辨古今用禁士庶攀矣夫儒者之見也　主之式題考妣姓字以依神俾子孫祭之為如在爾庶人之家久則木牌暫則紙位但存尊祖敬宗之心不

必拘泥輜轄之說至於偶無柏栗凡貴重之木皆可用但太高大則近於僭爾伊川主式偶未之思儻考有尊爵崇銜勢難摘取者陷中字數有定何以書之即用三司布帛尺陷中分寸稍長似亦無害或曰四龕之主高下須同曰通用三司尺可也近曰市井布尺長以三掌裁縫與段行尺則今之最小者然視周尺亦差大制非周制人非周人何以周尺之拘哉用今之裁縫尺可也坤送仁壽太后之喪見其主亦用周尺高下視家禮國初議禮之臣可謂泥古之過矣天子有十六字廟號及宗銜不減二十餘字豈可與臣庶同乎　又旁題適長奉祀天子諸侯之禮也士大夫之家衆子孫不名祖考之心歟宜名而稱與祀

父母有衆子而旁題止云孝子某人奉祀書適長明主祭之有人也衆子或三或五不得書名於人情尤不近不若左書孝子某或孝孫某奉祀右書介子某某與祀若衆孫隔世則不必書矣蓋諸侯不得祖

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不名於廟士庶人何嫌之有　又宗子仕以主行必無庶也則可若有庶則與其行也寧攝庶子雖不承宗然稱宗子以祭亦祖考之所不吐也馳驅千萬里置主於篋笥可乎況後世仕非久任而器具難全執事難備或官不尊而粢盛無具署不廣而居處無餘不幾於褻神乎坤遊宦只奉小影堂一軸情盡而禮不褻甚為簡便宗子更宜如此　又庶子不與不主不攝不位是無祖考也而可乎　禮謂子與祭而不主祭此凡弟同在之時也若宗子他出而庶子不得與祭又不敢主祭又不得攝祭或主隨宗子以行又不得為位則是庶之無尊祖敬宗之分非祖生父育之身非教人以孝矣故宗之不在則攝行神主不在則為位此必不可廢者不知宗子仕而父母不從即有庶子必不當養於家乎況禮至此非聖人意也　又制祠堂之主尚右點主非禮也禮有題而無點今也題主訖主字上空一點請責

賓以硃點之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謬矣婦人之氣以他人之丈夫接之尤謬矣宜從禮子弟善書書之不善書用善書者

馮善家禮集説或問今人以座蓋為韜櫝而罕用前啓兩窓之櫝間有用者則不復用座蓋又夫婦共為一匣之制則為匾闘座蓋以受二主式見下圖而又難施考紫妣緋之韜今當如何曰意古者置主於座乃用帛韜韜之然後加蓋復置於櫝後人從簡不復兩用乃呼座蓋為韜櫝沿襲用之故家禮籍下注云方闘與櫝内同及櫝用黒漆且容二主則至今遂一向呼座蓋為韜櫝而不復依古制兩用矣以禮揆之則合依前式兩用者為是若欲從簡則依下圖合式止為匾闘座蓋夫婦共為一匣則韜帛亦何嫌於一色哉蓋前代重紫輕緋故有此分然吾以祖宗均視考妣又豈必規規以分重輕於事為之末哉且玄

黃紫色國朝制度不可僭用韜用紅羅當遵從之且朱子論作主周尺長短云主之大小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得一書為據足矣愚以韜櫝亦然不必過論也　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案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注云有官者皆書封謚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為府君也又問今人又於神主陷中兩旁增書生於何年月日卒於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葬某處如何曰亦自詳備宜從之也

姚翼家規通俗編案朱卤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未不易稱但舍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於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案黃瞻蓮窓類記曰今無官者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然禁無可考而嘗於載籍中見湛甘泉先生告祖文稱曾

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典故者丘文莊公乃本朝達禮之士其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恐遂寖類記所言訛也詩楚茨先祖是皇朱注皇大也君也而慶源輔氏曰君即是府君之謂則府君乃人子尊祖考之辭非以爵稱也明矣第卑幼於主人者則不可槩稱爾

韋人風曰神主奉祀止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重宗法也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宗祀爾今見世俗神主槩列衆子之名殊為非禮識尊祖敬宗之義者所當改正

乾學案古人於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

建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為顯以士庶不得稱

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而當時乃以此為嫌何也其在於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

王巖立主議自先妣見棄諸凡喪儀巖酌古裁今期於至當至立主一節尤喪祭之大者巖蓋有所致謹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注曰始死立重以依神士重木三尺重非主而有主之道周人虞而作主徹重埋之家禮既葬題主三虞卒哭乃以主祔温公改重為魂帛朱子謂適時之宜夫立重之意蓋恐神無所依又不敢遽立主者竊意初死尚以人道事之而主則神道矣故不忍之死而致死也今扶柩南歸道塗數百里葬畢而返往復旬餘而必待既葬三虞則發引以後虞祭以前靈座久虛吾母朝夕神遊堂戶庭階無

不之也而無所棲止不可也温公之為魂帛也既以代重亦以象主也其既葬主歸魂帛在後初虞埋之此家禮也今既立主主主立則魂帛不必復留而周主重徹如必待既虞然後埋之不可也近世俗禮將葬則豫題其主而虚王字之一點柩車既出乃於大門之外加此一點謂之點主倉卒之際茍且率畧無復謹重父母之意不可也世俗之禮其立主也必延有爵位者以為重又以其尊貴不可煩也乃豫題其主獨留一點以待之夫神之依於主也豈貴者為之則依非貴則不依也且彼貴人者其人品果何如邪其君子也誠足為吾母重非以其貴也其小人也則凶穢鄙瑣之氣吾母所惡而吐之況神之所依豈專因乎一點今乃以尊嚴貴人之故遷就茍且以畢事於一點重勢利而輕忽其親不可也艾千子之治喪其立主亦不待既葬矣然立於始死而不設魂帛夫魂帛與主皆象死者而有異焉始死設魂帛不遽以鬼

事之不忍之死而致死也是亦始死立重葬乃為主之遺意也千子廢魂帛而立主始死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不可也此皆嚴所致謹不敢忽者謹於發引前一日為母立主柩行即奉主登於靈座不待既葬主立則魂帛即埋潔處不必既虞則嚴扶柩以行而吾母安居靈座出入神遊自如而家禮題主但用善書之人故嚴不援鄉貴倚倉卒門外之一點以見古禮之可通變世俗之禮之不可從如嚴所酌庶無戾於古可行於今將為文以告先妣因為議如此以待議禮之君子

萬斯大與張仲嘉論齊家寶要書題主條云古人必葬而後題今世俗大都臨舉殯時題於家隨俗亦可

案古人始死有重既葬而虞乃埋重作主卒哭之明日以主祔廟後世葬日作主於墓義實較勝蓋尸柩入土孝子皇皇若失於此立主則神即有所依而子亦即有所奉所謂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之意尤切於

此也家禮著之通俗行之獨杭俗舉殯前題主於家夫柩猶在堂且有魂帛有像而更立主則神益無專依矣又柩行時主與像帛俱往中途則爭奉主以歸安主而更至墓此何禮乎愚意此條宜改世字為杭而去大都二字隨俗亦可

四字易殊為非禮可也

朱董祥曰或問神主用栗禮乎曰栗堅耐久火不易然古者爐口火門皆用之用之而宜是可以為禮也謂周人以栗未敢為信也又問神主之長短厚薄家禮有定式其尺何從曰當從古尺先王制度近取諸身布手知尺布肘知尋三代以八尺為步秦以六尺四寸為步秦非減短其步乃增長其尺也今之匠尺秦尺也自漢襲秦制至今用之古尺比秦尺為短大指中指一圍是為一尺右手左手一拓共八圍是為一尋與身長短亦同故曰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曰今民間所用之尺校匠尺尤大何代之制曰此唐初租

唐調時官府収民間布帛所用以其為布帛而設故
惟裁衣者用之民間亦止以量布帛嗚呼今之神主
其要不在尺寸用木而已始死不復則魂散既斂不
立重則魂無所憑而亦散主不統於一而支庶分立
則主不成主魂無專依則終散況題主者不以親不
以賢以素不相知之人而為漢不相關之事而又不
明主之用題者何義題其外遺其內以訛承訛皆違
於禮如是而欲其通幽明使魂伸為神鬼有所歸安
於主與子孫相通歲時
享其祭祀豈可得乎

神座

黄長睿東觀餘論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
有云圈公神座綺里季神座甪里先生神座又各有

神胙机皆漢人隸書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座及胙机豈亦當時所立邪趙明誠金石録右四皓神位神胙胙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葢東漢時書案顔師古匡謬正俗引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圏公之後圏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圏公為司徒自圏公至稱十一世案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圏公也云當秦之時避地入商洛深山則不為博士

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為之乎稱之說
實為鄙野予嘗疑稱著書自述其世系不應妄誕如
此及得四皓刻石見其所書亦為圈公乃知稱所述
果非臆說蓋當時所傳如此爾知謂圈公為秦博士
及惠帝時拜司徒者疑無所據
洪适隷釋右四老神座神胙机凡四揚子雲法言曰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班孟堅叙近古
逸民與揚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

中國以為號夏黄公姓崔名廣隠居夏里號曰黄公
甪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說
又相戾故顔師古注漢書悉棄不取陶淵明詩有黄
綺之南山杜子美詩有黄綺終辭漢之句似亦以夏
為地名也惟圏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圏公為秦博
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
圏公神座及神胙机作圏公葢有所據也此四人者
神座及胙机當各有之今綺季甪里尚闕其一而黄

公者未見傳者云數十年前商於農人耕地得此

神象

司馬氏書儀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象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闥出則乘輜軿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望相畫其容貌此殊為非禮勿可用也

二程全書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元史耶律希亮性至孝因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

林俊方崇陵先世遺像跋墓以藏魄廟以棲神主以系之備矣繪形以自志豐衰之候孝子順孫因之有感桯子之論太嚴恐墮像設之二氏以立教也先世遺容士大夫多尚之于亦尚之方思道豪亦尚之古有事奉木主以行以像代主者便禮有義起故書

劉世節乳釜漫記祭祀用尸具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主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像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祭祀用尸皆使子弟為之

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賓介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

敎英東郭贇言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温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一見也

呂坤四禮疑影堂繼視也此無聲之親也旦暮瞻依死而凝睇長望終古不復見焉孝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鄰壁偶聞行道偶見形容彷彿乎吾親也猶傷心隕涕焉眞邪幻邪夢邪瞑而在目邪恍然失矣像之不猶似乎視主不猶親乎孔子曰祭如在商頌曰綏我思成欲見也　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不知木主何以似吾親邪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畫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畫二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畫以侍兒褻矣然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

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帳兩存之可也不必於有不必於無亦可也

萬斯大輿張仲嘉書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温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䰟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如書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記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

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為神像矣如謂肖形為不輕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為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諱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斷斷乎無或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為其實也噫亦思像果何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潜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鬚眉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邪然則溫公朱子之書子孫已不能悉尊之矣某於此敢為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像者縱不敢議其為非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為重改結帛而從束帛苟其不能直當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柩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則為三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乾學案神像之設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為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衆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焉於我心獨慊乎否也況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之講堂為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為非也土偶猶可而繪畫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没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

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欬唾焉悽

悵悲懐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歳月已久而吾

親固猶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

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

當揆之於人情而已

讀禮通考卷五十六補遺

神主

舊唐書崔祐甫傳安禄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

歸崇敬傳崇敬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后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

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虞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

楊發傳大中三年遷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

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摶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夐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以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

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毋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毋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為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

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
是穆宗上仙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
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
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
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
臣謹案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
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

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於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

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

以發議為是

讀禮通考卷五十六